



讀畫錄 卷之三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男在建編次

黃濟叔

黃濟叔經別字山松書法圖章之外尤精繪事
在若盧時惟日以篆籀詩詞自娛間亦遊戲筆
墨未知其如此之工也與子後先返江南顧予
白下始放筆爲予作數小幅蒼古澹遠全倣黃
吳未幾予赴青齊濟叔乃死於友人酒間展閱
此冊爲之愴然黃俞邵題云長松落落來高士

瀑布遥遥下遠岑想見吾宗黃叔度高寒命筆
此時心張瑤星題取境不高則雲霞之氣不鮮
肆眺不遠則林壑之懷不暢崇岡絕壁以謝煩
喧曲徑平臺以供嘯咏若有知者吾必過而問
之子在邗上重見濟叔贈之十絕句附錄之憶
爾歸成我復東淡巵望豈更相同疎燈再剪秋
花好却夢含毫板屋中驢背霜寒客路艱年前
此日見君還歸來不索荆關畫得看江南別後
山憑教荒憬永相望願始寧知有故鄉萬劫誰

能除舊態烟雲一見又商量不祭臯陶筆亦奇
蒿牀薄醉墨淋漓臨岐頗有荒唐話並擢江山
樵大痴秫田菊徑久荒蕪舊日籃輿近在無念
爾箴予應有意倉皇急示五湖圖好友能歸願
未全支筇日夕望征鞭荒涼更莫圖關塞爲報
龍眠盡已還勞君北望盼飛鴻鳩杖重扶兩退
翁孺子相期胡不早圮橋更爲寫黃公夢外逢
君淚漸收依然明月舊邗溝當時莫道無歸思
日勸黃癡寫釣舟關前征鴈肯南來誰道窮邊

是夜臺待得長征人到後同君細細寫龍堆時

龍眠方公南還 吮筆圍牆雨雪霏烟巒再展事依稀籬

邊濁酒真相勸賴爾先還引我歸在雲門聞濟

叔卒哭之云物外能全棄老身萬竹叢濃看高

下綠飽飯舊新紅大翻書猶在小山賦未終寧

知江上約一夕盡成空喜我更生返頻頻江上

來烟雲紛老眼雨雪動淡杯海嶼書方寄泉臺

客不回惟傳臨化去失喜鼓于懸君化去方飲

酒觀伎自言死甚樂不足怖也

張爾唯

爾唯太守學會又號約菴山陰人畫做董北苑

辛卯秋為予作數幅極為程青溪所賞題云此

道寥寥得其解者唯約菴吾友差足與語不復

多見矣是幅筆意從江貫道來無可題雖有六

法而寫意本無一法妙處無他不落有無而已

世之目匠筆者以其為法所礙其目文筆者則

又為無礙所礙此中關楨子原須一一透過然

後青山白雲得大自在一種蒼秀非人非天不

然者境界雖奇作家正未肯耳然亦不可執定
一樣見識以印板畫譜甲乙品題倘有碎須彌
乾蓬萊底漢何妨更具空中五色以粟米一毫
畫盡千世古今耶曹秋岳題云筆勢空蒼吐納
北苑不作元人佻薄氣櫟公雖博賞諸家終以
爲正法眼藏吳梅村題請看韋白新詩句能作
蘇州刺史無爾唯名家老輩晚得吾鄉一郡論
者并其畫皆警之卽此幅真迂倪畫脈蕭疎簡
遠移入詩中可入香山蘇州兩廡而見怪流俗

殊可笑也

許有介

許友有介又名友眉字介壽閩之福州人玉豸
先生子也有介畫如其詩蒼楚有致無一毫烟
火氣字畫詩酒種種第一有介歿後指不能再
屈矣好畫小竹做管仲姬柔枝嫩葉姿態橫生
自鐫許友畫竹章每作竹卽用之因子累至京
師渡河而北不復畫竹忽放筆爲枯木寒鴉蒼
涼之態不可把視蓋無聊之氣一寄於此耳嘗

畫羣鴉寒話圖子爲作歌云許生嘔強好畫竹
整整斜斜風蕭蕭向北忽不見此君一心惟愛
寫枯木南司夜夜北風多呼酒不來可柰何硯
凍杯乾不肯睡秃筆閒從冷炕呵呵筆搖搖拂
敗紙童童偃蹇無樹理燈下微窺龍虎姿離離
欲死不成死雨鞭風撻老蛟饑左攫已絕右挈
離心憐欲益好顏色粉墨兩看無所施淺者屈
霜淡屈雪白摧龍骨黑老鐵到底不能看作薪
此公雖苦有高節半夜俄聞烏亂啼棹棹軋軋

明月低菀樹何曾集冷翼不知飛向誰家棲許
生見鴉長太息萬巢突兀生胸臆鴉爾來前爾
鷗前吾將巢子以奇墨我樹雖枯得大年南枝
不脆北枝堅關河雪冷謀且息暢飛暢舞好夏
遷夜淡鴉與羣鴉語上下四旁同一處嘈嘈切
切無畱言我歌爾和慎莫拒朝從昭陽殿裏來
千門萬戶一時開鼙乎鼓之軒乎舞親見鄒衍
吹律回鳩樂閑房鵲笑大來遺我酒羣相賀吾
徒豈不憶寒號枯枝得坐且同坐楊柳藏身憶

白門欲飛不飛憶黃昏此心流水孤村外此地
難言好久存葦屋風飄不成畫放筆與鴉爲酸
話不知幅間與樹間夏殘月黑羣鴉拜許生畫
竹竹盡情許生畫鴉鴉有聲但是一點兩點墨
何至遂與羣鴉爭許生慎莫悲寒晌會使墨光
有奇吐噓噓天上鳳凰鳴日寫梧桐千萬樹

張大風

張大風風上元人家貧惟容膝地每天雨湫隘
踣臥書案上常累日嚴冬冰雪與隣舍生談腴

脛立或移漏刻妻已不再娶大風盡無所師授
偶以已意爲之遂臻化境瀟然澹遠幾無墨路
可尋秣陵畫家掉臂孤行者大風一人而已貌

頎偉美髭髯望之似淡山老煉士工圖章詩賦
少時爲諸生甲申後遂焚帖括衣短後佩蒯緱
走北都出盧龍上谷覽昌平天壽諸山所至公
卿爭相迎大風揮灑應之有中貴子招飲邀館
幕中大風起立瞪目不答酒罷引去一日興盡
卽治裝衣舊衣騎驢而歸性幽僻多寓僧寮道

院不一省其家所爲詩若詞皆秀警可誦與人處渾渾不露圭角畫尾署真香佛空四海或稱昇州道士病胃膈疾篤自題墓石小像卒壬寅余自北回邀大風過高座寺相聚五六夕爲予作冊中諸幅已又以小冊貽我未數月卽歸道山矣傷哉瑤星曰予仲大風死後入夢衣冠甚偉出袖中文屬余爲流通自云居天上爲散仙甚適新構小屋繪諸葛柴桑二像供其中仍以筆墨遊諸上真別語甚多異哉瑤星作詩紀夢

詩錄於後與子稱同志天懷各暢然生當魏晉後詩續邶鄘前四海畱雙屐千秋共一肩雨花臺上月相與踏層烟一荷鍾來高座相從只比鄰地荒蘭蕙少年老弟兄親命酒聊驅俗寫山緣救貧前修凋喪後風雅藉斯人二忽漫歸城市憐予更索居幸畱肝膽在所惜往來疎每見僧求畫時從客借書何來摩詰病恐是散花餘

三竟爾謝人世殘陽隔暮烟星真應名士死不媿前賢好友收遺帙塵踪失大年夜臺遇妻子

慰籍識衣牽四上界多官府輪君汗漫遊雲中

新卜宅天上舊埋憂筆鑄黃金像名鐫白玉樓

英雄能辟穀應盡漢留侯五欲別還相送醒來

霜氣清曉烟殘月影冷露遠鐘聲遺藁當尋讀

新詩誰主盟巫咸如夕降細與說陰晴六大風

遺書有雙鏡菴詩上藥亭詩餘楞嚴綱領一門

反切病中付鄭汝器藏之一門反切法甚簡但

用音和一門使學者一調音韻便得可以不習

等韻而人通韻書是大風生平最得意著述丁

未秋汝器出其藏稿欲共徐起渭開呂之詩同

梓之杜蒼略爲傳會汝器爲一令累又不果梓

後爲一友攜去遂失其半至今惜之

程穆倩

程穆倩遂自號垢道人新安人家廣陵楊孟載

評黃子久畫如老將用兵不立隊伍而頤指氣

使無不如意近人惟道人能之道人詩字圖章

頭頭第一獨於畫淡自斂晦惟予能知其妙道

人亦自喜爲予作嘗自題其畫云余生平有媿

癖方今海內宗工林林焉不敢仰視其幟於時
家孝感侍郎張涇陽大行登峰造極十數年雄
絕今古余遂一意藏拙矣周夫子納瓦礫于珠
玉之側爲之汗下不已倪闡公題不見穆倩久
每誦其風雨出郭篇曰焦飯空懷哺奇溫竟御
綿除夕書壁詩曰帝王輕過眼宇宙是何鄉以
爲胸懷結曲不減少陵閱此幅又置我於干岩
萬壑中矣吳六益題昔人夢蛟蛇糾結便工草
書此幅尚復有夢耶何以神行其間也沈朗倩

一絕老筆含蒼秀遊神董巨間故人詩境好悟
入兩宗禪王昊廬題穆倩與余爲石交自言不
肯多畫張藻有生枯筆潤含春澤乾裂秋風惟
穆倩得之

張稚恭

張舍人恂字稚恭涇陽人家維揚舍人詩文雄
視一世尤好作畫晨夕與程穆倩處士往來故
初年畫與穆倩莫辨後自變以已意尤有雄渾
之致子湛字水若亦能畫稚恭自塞外歸家旣

讀畫錄
破以賣畫自給張小箋示人曰一屏值若干一
筴一幅值若干人高之

楊龍友

楊龍友文驄一字山子貴州孝廉家秣陵工畫
善用墨初爲華亭學博從董文敏精畫理然負
質頗異不規規雲間蹊徑也後貴陽之勢漸張
急於功名不復唱渭城人有求者率皆盛伯舍
林玉兄弟及施雨咸捉刀董文敏題冊中一幅
云意欲一洗時習無心讚毀問作生活者王勝

時日子少從龍友夫子遊見其下筆如風舒雲
卷神爽奕奕自歸道山嘗入寤寐觀此幀不勝
仙翁龍蛇之感釋無可曰同輩墨妙推龍友超
宗子一皆以蒼秀出入古法非復倣雲間毘陵
以濡弱爲文澹也吳園次題龍友畫不見楊公
二十年畫中巖壁尚依然當時若有扁舟在呼
出人間郭恕先王貽上在雲門寓閣題龍友畫
乙巳夏冒雨登繖山絕頂見僧舍壁上有龍友
畫孟津先生題云筆帶烟雨蕭疎而遠止以無

讀畫錄
意得之爾時眺聽之美皴染之工書法之妙眼中頓有三絕北渡以來憶昔遊宛如昨夢今披櫟下所藏龍友小景便使栖霞舊遊歷歷在目何時擺脫塵鞅結茅山中與僧紹卜鄰閣筆三歎

楊無補

楊補字無補號古農又字曰補吳門人嘗畫小幅大不盈掌自題云永嘉郭外山川點點皆倪黃粉本也金俊明題此幅是龍友令永嘉時古

農遊經其地憶寫所見秀澹潔朗擅元人之勝龍友曾爲古農作小幅轉以相贈筆致亦絕類此可知良友氣味相入也兩君並與予習古農契好尤篤龍友旣歿古農亦墓有宿草對此可勝於邑王阮亭一絕云布衣曾說楊無補筆墨風流自一時畱得永嘉遺蹟在殘山剩水也堪思

趙雪江

趙雪江澄一字湛之潁州人嘗移家東萊又移

膠西移大梁晚移濠上所至人爭重之君畫善
臨摹常入長安從王孟津遊多見大內舊藏皆
縮爲小幅無一筆不肖君爲余做舊二十幅余
歸之王逸菴侍御後爲琉球國王所得永作海
外之珍矣雪江又作四十幅皆有孟津滿幅小
楷真尤物也君擬歸余後君卒爲濠深人得去
余至今思之性好奕又工臨帖善寫照予師張
林宗先生沒於黃流余恒思追摹先生小照偶
以語君君曰大異事今夜方夢林宗授我以筆

當急歸圖之遂彷彿如生公子允隼見而伏地
哭乞歸藏於家雪江別吾師垂二十年而故人
容貌猶往來胸臆一落筆便肖如此交誼何愧
古人不獨歎其技藝之工矣君偶得漢銅章文
曰趙澈凡得意之作皆用此章余澹心題雪江
飛雪圖曰趙翁老矣好穿紅衣攜杖行雪中此
幅殆自寫照也爲題數語畫水是山畫山是水
高松橫崖飛雪滿紙烏巾紅裘倚樓誰子睨而
視之趙雪江氏王貽上題雪江傲摩詰羣峰飛

雪圖寒色冥冥下巖壑千峰萬峰雪初落瀑布
無聲溪澗凍紅樹微茫數孤閣閣中有客方縑
袍當杯氣與蒼山高遙看飛鳥落何處如聞落
木鳴東臯崖迴路斷少人跡稍見老樵下巖隙
高低遠近一溪通晦暝合沓千重隔右丞昔日
居藍田山水落筆寤自然雪岡漁市盡高妙樂
瀨歆湖紛眼前此圖會入宣和譜董巨荆關焉
足數兵火相尋六百年玉躡金題幾夏主雪江
老筆妙入神臨摹古本幾亂真縱教唐宋多能

手未必常逢如此人宋荔裳曰往歲丁丑雪江
訪先大夫於山園時方秋也夜坐溪上命童子
撲螢火數十餘納紗巾中遙望之火齊明珠飛
光燭路雪江行歌自若其風格高邁類如此孫
北海先生曰雪江作畫或一日數幅或數日不
成一幅或先詩而後畫或先畫而後詩余拈出
題畫詩四十首梓之北海先生刻其四十首余
擇其三錄此後漠漠江天雪霽時曙光雲影半
參差柴門初啓寒鴉噪已有漁人理釣絲 又懸

崖琪樹靜垂陰流水何人解聽琴獨坐石研觀
始作晚風吹雨過前村 又布袍攜杖訪山家宛
轉層岡不厭賒相見主人渾一笑豆花棚下飯
胡麻 雪江子申字坦公孫建字秋俱以畫名

宗開先

宗開先灑晴雪小幅自題云晴雪滿竹隔溪漁
舟如月之曙如氣之秋落款處止題一灑字王
宗伯見之誤以爲沈朗倩題云倣吾家摩詰雪
圖朗倩自是老到北海夫子爭之曰此開先筆

也冷倩如對開先予笑曰此開先丁亥在高郵
舟中爲予作也幸老櫟猶在不然又開後人幾
許辯端矣王阮亭曰此是畫苑中一則佳話也

沈朗倩

沈朗倩顯吳人常遊白門名噪甚爲予作南北
宗各二十幅俱有妙境每畫成多自題於上亦
多韻語性好徵逐故不甚爲人所貴每落筆必
曰吾家白石翁晚遂自號石天自擬在石田上
然歟

謝仲美

謝仲美成其尊甫彬臺名道齡本吳人移家秦
淮與僕望衡而居仲美從其尊人學畫而加以
秀潤山水花鳥皆擅長寫生尤逼肖有頰上三
毛之妙先君作後一大像無分毫似欲以小像
傳模於大幅因告之仲美某處肖某不甚似仲
美曰我固從太公遊可意而得也隔數日以所
圖來賤兄弟以及妻孥見之無不伏地痛哭仲
美食貧而爲人醇雅克孝了非時流可及仲美

與予同庚予自北回值仲美生辰與一詩依君
父子秦淮住同瀕朱欄理釣竿幾度鶯花吾輩
老百年蘿薜酒杯寬芳州襖罷拋書臥絕塞人
歸借畫看但得烟雲常作供不須努力已加餐
予丙午季秋返自雲門仲美載酒醉我于偶遂
堂酒半謂予曰向索公一詩久不與今公歸矣
曷書一筴出入我懷袖中予諾君不十日君還
道山矣傷哉偶得一詩哭君却書筴上囑令子
焚之靈几前誌吾不敢死仲美也敢謂交生死

我歸爲哭君秋花誰更看破硯竟須焚骨瘦千
條雪情閒一片雲空憐昨日事載酒意慙慙嗟
夫子乃至爲此等詩以踐仲美約豈不悲哉

吳遠度

吳宏字遠度與予同家雲林白馬間生長於秦
淮幼好繪事自闢一徑不肯寄人籬落癸巳甲
午間渡黃河遊雪苑歸而筆墨一變縱橫森秀
盡諸家之長而運以己意予曰遠度曰推倒一
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君殆畫中之陳同

父歟范中立以其大度得名曰寬遠度亦名宏
遠度偉然丈夫人與筆俱濶然有餘無世人一
毫瑣屑態合范吳論之世未有不豁然大度而
能以筆墨妙天下者宏與寬並傳矣披此圖者
能不羅列下拜予嘗贈之詩云幕外青霞自卷
舒依君只似住村墟枯桐已碎猶爲客妙畫通
神獨示予過雨閒拖花外杖臨風對展柳陰書
淡卮莫戀青溪好白馬雲林舊有居

高蔚生

高蔚生岑康生弟康生有聲藝苑豫章艾天備
負人倫鑒言秣陵以古法行之制舉業者高阜
一人而已阜康生名也岑與阜同有時譽子與
阜交最久晚乃交岑岑鬚髯如戟望之如錦裘
駿馬中人然喜佞佛早年卽厭棄舉子業學爲
詩詩好中晚恒多雋句始從法門道所游伏臘
寺居茹蔬淡雖年少訥然靜默鬚眉間無浮氣
幼時學同里朱翰之畫晚乃以已意行之冊中
諸幅皆在南郊山寺松影泉聲中所成浮囂旣

盡肅肅引人入靜地信夫筆墨一道不當向十
丈軟紅塵相購也所公筆墨妙天下又收藏最
富予常在松風閣見岑與公永夜靜談商量位
置兩人舌本間卽具一佳畫蠕蠕欲見之素壁
岑每以舌本所得急落于紙然甫落紙或半竟
兩人舌本觸觸相生別多幽緒迨成時乃無初
商一筆以此鏤精刻骨益入微妙潘君之筆樂
君之舌宜稱岑者恒多所公云所公吾友侍御
陳涉江也阜與岑皆至性過人所居多薜蘿閒

詩畫錄
綠冷翠中兩高士在焉奉孀母備極色養往阜
與岑送予至大江予別以詩有晨昏蔬筍饌兄
弟薜蘿居之句可想其怡怡之致阜畫水仙爲
魏考叔所歎絕然方攻制舉業不能畢力肆志
也

高雨吉

蔚生姪雨吉名遇康生子也予愛其俊爽有逸
氣以從兄子恭女妻之喜作畫棄舉子業從事
卽師其叔蔚生而邁上之致自不可掩嘗爲子
作落霞晚眺一冊光景直超然天半正如青蓮
妙句出自天才非郊島寒瘦可比也吳門王石
谷見而歎異之謂此道後來之彥能空羣輩者
當推雨吉

樊會公

樊圻字會公江寧人工山水花卉人物莫不極
其妙境予庚寅北上遇王孟津先生於旅次閱
所攜冊子孟津最賞會公小幅時年六旬燈下
作蠅頭小楷題其上云洽公吾不知爲誰此幅

全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恬靜若屋德淳儒敦
龐湛凝無忒無忒燈下睇觀覺小雷大雷紫溪
白岳一段忽移于尺幅間矣又云是古人筆不
是時派時派卽鍾譚詩也小印模糊誤視會公
爲洽公會公後卽以洽公行感知已也兄沂字
浴沂筆墨與會公有雙丁二陸之名居迴光寺
畔疎籬板屋二老吮筆其中蕭蕭如神仙中人
予贈之詩云兄弟東園戶自封不教人世見全
龍疎燈夢穩長橋雨破硯欹磨近寺鐘白墮荒
唐胸五岳青來迢遞筆三峰北山雲樹蕭條盡
老去朝朝拜廢松可以見其高致矣

張損之

張損之修其先吳門人家秣陵性狷介自關三
徑于鷺峰寺側籬落幽然花竹靜好偶然欲畫
伸紙爲數筆倦則棄去最不耐促逼也工山水
花草蟲鳥更好繪藕花人爭購之君常獨坐鷺
峰鐘樓反扃其戶不聞聲息遐想雲外蕭然吮
筆宐其落紙皆非凡近也周鹿峰曰于清言工

畫荷花獨步一郡宋寧宗時進荷花幃其名益重損之此幅別有風味反恐清言未必臻此損之畫春燈謎甚工至今人多藏之者重損之畫也

胡石公

胡石公慥秣陵人石公善噉腹便便負大力拳勇而最工寫菊菊冷花經石公手洗盡鉛華獨存冰雪始稱真冷然筆墨外備極香艷之致此則非石公不能爲也惜哉未六十而沒子清濂

皆能畫

葉榮木

人言榮木與人殊性又不耐交以予觀之豈不信然哉李贊皇不欲觀白傅詩恐啓篋回心也予藏榮木畫每不欲觀然不能禁每展玩開口與攢眉交并蓋此老善結構能就目前所見一運之紙一經其筆雖極無意物亦有如許靈異故往往引人勝地常爲予摘陶詩作小幅滿百用筆楚楚覺陶公句倍增幽澹余作百陶舫

於閩署藏之時携以自怡患難中爲張樵明櫻
去頃從其公子海旭覓歸頓還舊觀兩眉欲舞
會稽姜武孫見之謂得未曾有也人傳榮木出
姚簡叔之門但師其意耳實未執贄撮土也相
傳簡叔見榮木畫如魏夫人見鍾太傅筆畫有
此子必蔽我名之歎世人之傳或簡叔一歎所
致歟榮木名欣雲間人流寓白門無子女貌類
閩媪宜其性與人殊歟

讀書錄

卷之三終

